



外 国 名 人 传 记 口 袋 书 系 列

丘 吉 尔

塞·哈夫纳 著 ■ 全 军 译 ■ 陈 宝 译校



丘
吉
尔

塞·哈夫纳 著 ■ 全军译 ■ 陈宇译校

责任编辑：刘彦 孟保青

装帧设计：慈立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吉尔 / (德) 哈夫纳著；全军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ISBN 7-5434-3972-7

I. 丘… II. ①哈… ②全… III. 丘吉尔、W. L. S
(1874~1965) -传记 IV.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7481 号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书系列

丘 吉 尔

塞·哈夫纳 著 全 军 译 陈 宝 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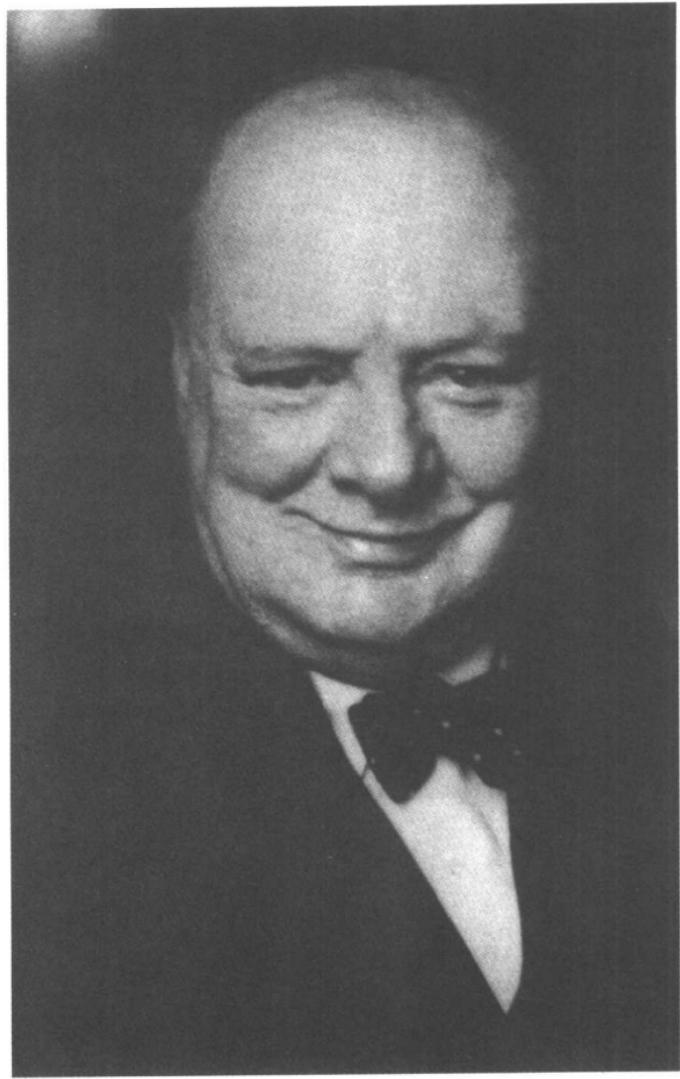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107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 3000 定价：7.80 元

ISBN 7-5434-3972-2/I·522



丘吉尔

出版说明

外国名人传记口袋

书系列为德国最大的社科出版社之一——鲁沃尔夫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德文称之为“口袋书”，是取其可以随身携带阅读的意思。这套名人传记是欧洲历史最久、知名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口袋书系列，被誉为“人物传记博物馆”。它始于60年代，至今已陆续出版了600多册，其作者多为德国或欧洲著名的专家、学者。该系列文字简洁、资料准确、图文并茂，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的喜爱。我们从中选出18种作为第一批以飨国内读者。

- 柏拉图
- 马克斯·韦伯
- 肯尼迪
- 马克思
- 杰弗逊
- 甘地
- 希特勒
- 叔本华
- 尼采
- 凯撒
- 丘吉尔
- 维特根斯坦
- 康德
- 俾斯麦
- 克尔凯郭尔
- 列宁
- 弗洛伊德
- 拿破仑

目 录

父与子	(1)
年轻的丘吉尔	(21)
极端主义者	(38)
高空翱翔与突然坠毁	(57)
反动分子	(75)
众矢之的	(93)
似曾相识	(110)
命运的主人	(123)
辉煌与悲剧	(143)
最后的抗争	(163)
年表	(180)
评论	(183)

父与子

丘吉尔这个名字在英语中有“小丘上的教堂”之意。直到 17、18 世纪之交，当丘吉尔这个家族中的一支上升为上层贵族后，一直是英国西南部的乡村贵族。这种变化是由于家族中的一个非凡响的后代——即于 1650 年降生，并于 1722 年以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头衔谢世的约翰·丘吉尔。此人恰似莎士比亚宫廷戏剧中的角色，宫廷侍卫兼天才，外交家兼高级叛徒，军事统帅兼政治家。

马尔巴罗一生中最辉煌之际是当他成为欧洲同盟战争的心脏与灵魂时。这场战争粉碎了路易十四的政权。历史上曾有人将这场战争贬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争夺战。并且它几乎被看做是一起丘吉尔家族事件。马尔巴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组织联合了各国同盟军，由他出任政治上的统领。在军事上他站在奥根王子一边。他的兄弟乔治·丘吉尔指挥英军，另一个兄弟查尔斯·丘吉尔是他军事上最好的助手。而交战另一方中最耀眼的将军贝威克和马绍公爵詹姆士·费资詹姆士，同样也是丘吉尔家族的一员。他是阿拉贝拉·丘吉尔

与斯图加特末代国王雅可布二世的妻子即马尔巴罗大公的姐姐的私生子。

但是随着这位军事天才的昙花一现，丘吉尔家族的生命力呈现出长久的衰竭。丘吉尔家族虽然是上层贵族，是统治英国的近百个家族之一，但是在下一个半世纪的英国历史上却无人谈及他们。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再次有一个丘吉尔重新闯入历史的大舞台中，更确切一点，像他的同代人乐此不疲地指出的那样——他好像一颗流星。他就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第七代马尔巴罗公爵的第三个儿子，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

为避免混乱，英国的贵族法不同于欧洲大陆，只有公爵（或侯爵、伯爵）的长子可继承爵位，其他子女只是空有官衔而无实职的勋爵，但是他们依然冠有家族的姓氏，不过只能在下院就职，而不是作为贵族院的上院，因此他们在法律上已被视为平民，尽管他们在社会上，或者在一些行家看来，绝对应属于上层贵族。同样，他们的儿子也绝对没有任何爵位，所以，当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儿子之一被称作伦道夫·马尔巴罗·丘吉尔时，伦道夫的儿子就只能简单地被称为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了，直到他年近高龄获得嘉德勋章，再次成为贵族时才被叫做温斯顿·丘吉尔爵士。

再回到伦道夫·丘吉尔。他的短暂的、辉煌的和荒诞滑稽的历史不止在一种意义上掩盖了他的儿子的生活，而且每部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都必须从他开始。

伦道夫·丘吉尔与他的第一代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在性格上有些一致性，诸如突然的行动，天才般的直觉。作为大约翰之后丘吉尔家族的第一人，他同样具备很高的天分——但无疑是一种在许多家庭里同时与颓废、堕落并存的天分。伴随着深深隐藏的热情，第一代马尔巴罗是一个极端自主的男人，他的彬彬有礼让人迷惑，他的冷峻的魅力，他的富于忍耐，他的斤斤计较，他的超乎寻常的毅力，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他的后代的性格却几乎完全与他相反——毫无节制、盛气凌人、蔑视他人、粗鲁地伤害别人，同时也伴随着敏感、热心肠、近乎堂·吉诃德般的骑士风度、惊人的勇敢等等。是的，非同寻常，就像人们称赞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伙子”。然而，许多人谈起他的非同寻常时，要说的却是一种更具字面意义、甚至有些否定意义的意思——例如老维多利亚女王在他正处于短暂的荣誉史的最高峰时非常严肃而气愤地称他为一个精神上有病的人，事实上他也最终死于神经错乱，只活了四十五岁。

一个“非同寻常的小伙子”，当他二十四岁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一场牛津考试后，无所事事地在法国闲游，等待着从竞选下院议员的俗务中解脱出来。在那儿的某一天，他结识了这个世纪最漂亮的美人之一，一个出身于法国—苏格兰，而且还有着印第安血统的美国女人——詹妮·杰罗姆。仅仅二十四小时他就爱上了她。她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美国商人、百万富翁、暴发户、喜剧丑

角。丘吉尔家族对这场联姻表示吃惊，而詹妮的父亲杰罗姆也是这种态度（这些美国人像撒旦一样骄傲）。但是半年之后，两个年轻人还是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户籍登记处结了婚。七个月后，在布伦海姆宫的一个女更衣室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人世。这儿更多地被看做是一个皇家私邸，马尔巴罗大公曾以此纪念自己在布伦海姆的胜利——当时詹妮不顾自己高高隆起的腹部，前去参加舞会。结果在舞会中一阵阵巨痛袭来，她挣扎着，“穿过这全欧洲最长的走廊”，想从舞会大厅到卧室，但到了女更衣室她就撑不住了，于是在天鹅绒手套、毛皮大衣和围脖中这个孩子降生了。这一天是1874年11月30日，这个男孩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一年半后，伦敦上流社会出现了一桩丑闻，此事将伦道夫·丘吉尔卷了进去。事情牵涉到一位已婚的上层贵族女人，她曾是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情人，但后来却投入了伦道夫勋爵哥哥的怀抱。深受伤害的王子当时极力将自己装扮成道德与风俗的开路先锋，他坚决要求这位未来的公爵与妻子离婚并与这个女人结婚。伦道夫勋爵被激怒了，为了他的哥哥，他一下子跃入竞技场中，并公开宣称，一场离婚诉讼将会逼他将一些信件公诸于世，这会使王家的无尚尊严在他的笔端与回顾中一落千丈。

这种行为激怒了威尔士王子，他要求与伦道夫决斗。伦道夫回答道，他将同王子指定的任何一个代理人决斗，但却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王子则

声称，谁家接待丘吉尔，他将永不登那家的门。在这种僵局下，德高望重的迪斯雷利首相介入了。他建议老马尔巴罗公爵前往爱尔兰担任总督，并将其子作为秘书随同带去，直至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情随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公爵早先曾因此项职务的巨额开销拒绝过这个荣誉，现在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叹息着接受了。丘吉尔开始了表面上无比荣耀的流亡生活。这使得温斯顿·丘吉尔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爱尔兰的回忆。恐怖的意念、集会游行、政治谋杀，一座突然起火的剧院，当时他正沉浸在孩提时代的憧憬之中……

在爱尔兰，伦道夫·丘吉尔却成了政治家。在此之前他曾是一个时代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是爱尔兰唤起了他的政治热情。1879年，年近三十的伦道夫返回伦敦并再次在下院取得了席位。同时他带来了其他英国政治家所不具备的东西：一种设想，直至今天所有的欧洲保守党人用尽毕生精力努力想去实现它，这就是“民主托利主义”。

在大多数人看来，那时似乎随着民主运动的兴起，每一个保守的贵族党派和传统党派都必然会灭亡。1880年在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笼罩在悲观主义情绪下。被誉为“老魔术师”的迪斯雷利去世了，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再次当上了首相。他宣布扩大选举面——现在连矿工和短工都有权选举，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当前的任务是削弱代表富人、贵族和特权阶级的保守党的影响，建立一个能永久执政的、代表着平民阶层、代

表着进步和改革的自由党。这样一来，矿工、短工、有朝一日甚至连那些工厂工人自然也会站在自由党的一边，他们干吗要投保守党的票呢？对于此事，除了天才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以外没人认为它能发生。

面临这种形势的伦道夫表现出来的决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一种宽广的政治视野。他看到了，正如今天每个人所看到的，而当时却无人看到的事实，即自由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运动，它给了没有受过教育的、新产生的无产阶级以选举权，而事实上这个阶级却极易被造就成支持一个充满自信的贵族政党的选民群体。贵族政党知道使他们敬佩、而不是满足于用蛊惑性的宣传和对他们苦难的真正理解来争取和收买他们。伦道夫在他的政治设想中将波拿巴主义——法西斯的前奏与贵族应有贵族的派头联系在一起——直至今天人们仍难从他的讲演中辨别真伪。他是高级煽动家，令人不解。他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目光深邃的政治家——这种深邃的程度甚至要超过也曾遭遇过这种事件，却没有处理得当的俾斯麦。当然，英国不存在社会民主党。

为了使事情进展更快，伦道夫仅仅用了六年时间（即1880~1886年），也就是他三十~三十六岁期间，再次使保守党成为执政党（虽然建立这个政党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同时他也成为英国最著名的、最广为人知的、飞黄腾达最快的、同时也是最遭人忌恨的政治家。

对他恨之入骨的不仅是自由党人，还包括保守党领袖。他用一种在整个英国都罕见的尖酸刻薄、粗鲁放肆对自由党进行了冷嘲热讽。保守党那些德高望重的但又滑稽可笑、高傲自大的领袖们也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感、不悦来表示对丘吉尔所做所为的敌视。对此丘吉尔也毫不掩饰地以蔑视来回报他们。

在他刚刚成为一个必不可缺的人物时，他就惯于利用辞职来要挟政府，并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1884年保守党最有权力的索尔兹伯里及其侄子阿瑟·巴尔弗（未来的保守党领袖）曾就伦道夫·丘吉尔进行过书信交流：

巴尔弗说：“我倾向于认为，只要伦道夫还没有公开的不忠于党的行为，我们大家就要避开一切冲突。”

索尔兹伯里勋爵说：“对我来说伦道夫和马哈第是近乎相同的两个部分。马哈第看似疯狂，但事实上却完全清醒。而伦道夫却完全相反。”

尽管如此，当1886年秋索尔兹伯里步入他那漫长统治生涯时，还是任命了这位他应该致谢的狂人担任了仅次于他的下院国务大臣和财政部长——事实上为政府的第二把交椅。但同年12月伦道夫却辞去了所有的职务。至此，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这是一起在英国政治史上尽人皆知的最突然的、最彻底的、最毫无理由的政治自杀。直至今天，英国政治家们还不无遗憾地谈论这起历史闹剧。

伦道夫辞职的原因与军事大臣关于军事预算案问题进行的一场喋喋不休的争论有关。伦道夫早已习惯于不能容忍任何争议,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辞职来威胁政府。或许这次他也是如此用心,但出人意料的是,辞呈被接受了。关于伦道夫的辞职还发生了一些相当离奇的事情:在晋见女王之后,他用宫廷的信笺(女王决不会原谅他)在皇家宫殿温得索写了一封辞职申请,然后立刻赶到《泰晤士》报社,让他们把这条消息发表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为此他的妻子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不要这样做,但他却在第二天吃早饭时把报纸递给了妻子并说:“给你一个惊喜。”

或许有着女性般冷静的老维多利亚女王是对的,她曾下过断言:“这个男人精神上不正常。”或许这是欧洲面临瘫痪与崩溃的一曲前奏,几年后真的再次出现了更显著的征兆,这场战火用了将近 45 年的时间才熄灭。但人们对于他的蔑视一切、鄙视世人的态度所表现的极其怪诞之处解释的甚少——或者说是绝对侮辱人的——就像跟他大约同时代的尼采著成《查特拉斯如是说》一书后被世人称为精神上面临崩溃一样。或许瘫痪会使人的天赋和性格变得可怕,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取决于谁得了病。

谁抛弃了这个世界,谁就丧失了一切,这一伟大的举动带来的是一切斗志丧失殆尽,他所期待的青云直上再也不复存在了。伦道夫勋爵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在英国与权力彻底绝缘

了。无奈他只好去旅游，但旅游只会使他索然无味。他写了一些报酬优厚但却枯燥平淡的稿件，尝试着一种事实上毫无希望的卷土重来，但却痛苦地揭开了当初落下的伤疤。我们最好还是对有关伦道夫·丘吉尔的凄凉晚景避而不谈为好。

伴随着他的垮台，周围的人不是对他幸灾乐祸，就是对他不以为然或者百般压制，更让他痛心的是那种虚情假意所带来的侮辱。可是失意之外，他却有一个狂热的敬仰者、崇拜者和学生——小儿子



6岁

温斯顿·丘吉尔。然而他对此却毫不留意。因为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安慰，相反，他眼中的儿子却是那么不中用，那么缺乏天分，那么无可救药，这一切都给他的晚年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位伟大的父亲对儿子的歧视完全扼杀了孩子的青春——在温斯顿看来这是一个绝顶黑暗的青年时代。

温斯顿·丘吉尔后来曾这样描述过他的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从七岁到十九岁)：

回忆起来这些年不仅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而且也是最乏味无聊的，最一无所获的年代。我曾是一个快乐的孩童，而且自我成长之日起，就一直生活在幸福之中。但是中学时代却成为我生活画卷中的一块暗淡无光的瑕疵。这是一个充满痛苦体验的连续镜头，相比之下，其他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微乎其微、毫无乐趣，因为它不可能带来任何成就：这是充满无聊、强迫、单调的毫无意义的年代。

他自己并未看到，而旁观的观察家却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也是战争年代，并且是最不乏战争的艰难时代——这是希望渺茫、无所收获但又不可放弃的战争年代。小丘吉尔固执地拒绝了强大的企图使他屈服的教学体制。他竭力抗拒，但却因此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从他的昂贵而漫长的受教生涯中他受益不多，如果这被认为是一种好处，那么这就使得他很早就学会了怎样在不摧毁这种制度的情况下反抗和承受一种巨大的压力。英国人曾宣扬这样一则在英格兰岛广为流传的谚语：“不要给年轻人喂奶，让他们自立吧！”直至今